

生活
百味

等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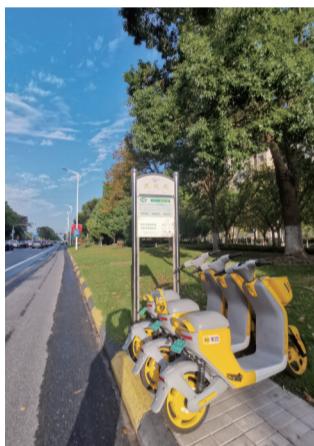


善待生命

一张自我感觉有图片语言、小而有趣的图片。

早晨开车去上班,瞥见路边公交站台和3辆整齐停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,画面比较和谐,想拍摄下来,但车子已过去了几百米。后来想想,还是要记录下来,到了单位再掉头,靠边暂停,用手机记录了下来。

一张图,体现出行交通的无缝衔接、民生事业的完善、百姓素质的提高(没乱停),取名“等待”。



香鼻头



老酒

崇启海方言中,有“香鼻头”一词。“小宝宝,来香一香。”这里的“香”是“亲吻”的意思。“香鼻头”,是“迎面相撞”的意思,说法比较诙谐。老酒是经常香鼻头的。

老酒走路礼让,对面走来的也礼让,就香鼻头了。还好,对方不是女生,没有非礼之嫌,两人相拥一笑泯恩仇。

老酒骑自行车礼让,对面骑行的也礼让,于是香鼻头双双倒下。对方边扶车边自言自语:“我们两个都错了。”老酒笑了:“我们两个都对的话,也是香鼻头。”

老酒骑电瓶车,眼见对面一位老兄骑来,上身左倾明显。老酒以为他要左转,自己连忙右转。哪知他也右转,香鼻头了。幸无大碍,各奔前程。老酒回望那位老兄,上身始终左倾的,不是要左转的意思。

道路千万条,安全第一条。老酒至今没有考驾照,以防开车香鼻头。



全羊毛的狼

8月底,无花果开始红了,各种昆虫都登树上枝,开始了甜蜜的收获季节。

靠窗户有颗无花果被一只螳螂盯上,此后我每天有意无意地都能看到它。

满树的无花果有大有小,有生有熟,它就偏偏盯上个不起眼的,刮风、下雨,刮台风、下暴雨,它都不离不弃。

这枚无花果熟透了,我没有采摘,留给它把玩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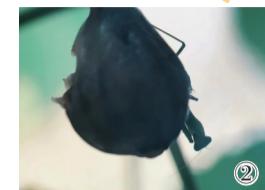
骄阳暴晒,暴雨冲刷,渐渐地,果肉开始腐烂,汁水滴淌。螳螂依然看护在那里。

最终,果子枯萎成瓜络状了,它还是一根筋地守着不走。

周六半夜起床方便,想起看看老朋友。灯光下,它竟然熊抱着枯黄的果络。

画面有点感人。我跑到室外,拍下了灯光衬托下的拥抱。

螳“郎”抱果



周日早上想再欣赏一下熊抱场面,可老友不见了,空有枯络在风中晃荡。

此后几天,螳螂再也没有出现。

百度了一下,螳螂的一生大体就到9月底10月初为止了。

古有尾郎抱柱,今有螳“郎”抱果。

战国时有个叫尾生的

年轻人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,久候女子不到,水涨不离,乃至抱桥柱而淹死。

尾郎坚守信约,至死不渝。这头螳“郎”守着果实,猎捕前来觅食的小虫,专一固执一生不变。

原来,我那“熊抱”图片竟记录了老螳“郎”和枯败无花果躯壳悲壮的诀别之夜。

晚稻的花



我不会用手机

郊游路上,朋友忽然停车,跳下田埂,召唤我一起下来看:“晚稻花开了,白色的花药与花丝都伸出来了,



稻花真的有香气啊!”

从路基跳下去的沟很深,水稻花又小,但一旦跳到稻田的边缘,我就知道这“停车坐爱稻花晚”的临时起意是对的。稻花小而精妙,鼻子贴近到两厘米的样子,就可看到稻子开花的细节:一束大稻穗上包含200多个小穗,每个小穗顶端是绿色的颖壳。接近中午,太阳炙热,稻穗轻柔摇摆,颖壳的顶部会打开,雄蕊的花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喷射,整个稻田甚至因此起了一层淡淡的花粉雾气。

水稻开花的顺序也特别有意思。在稻穗的同一枝梗上,顶端第一小穗先开花,接着是枝梗最基部的小穗开放,再依次向上开花,

顶端第二小穗在开花方面是“断后”的。

朋友在乡间长大,她说:稻子的颖壳会在下午2点钟左右闭合,此时,花药与花丝已变成微黄。在这稻花授粉的神圣时刻,在水稻田里钓龙虾、摸小鱼、拾田螺,追逐打闹、喧哗笑谈都是不被允许的,也禁止散养的鸡鸭鹅进入稻田。田野上的气氛就像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一样,变得安静又肃穆。是的,稻农的期盼就是,没有雨水,有微风而无大风,因为一旦水稻的自花授粉失败,稻穗就空瘪了。

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一颗稻子的孕育,让我切实感受到每一粒新米的分量,它们如此之轻,又都是沉甸甸的。

夸猛了



蒋长云

汪曾祺先生小说《受戒》说到明子当和尚之前的准备,有这么一段——

要当和尚,得下点本——念几年书。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!于是明子就开蒙

入学,读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四言杂字》《幼学琼林》《上论、下论》《上孟、下孟》,每天还写一张字。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,很黑。

“很黑”两字,让人喷饭。

在质朴的不识字的里下河老乡眼里,书法优劣是以墨的浓淡论的。

今偶听人赞叹,哪里哪里、哪个哪个展厅高大气

派,展览的“书法”尺幅宽大,很令人震撼。市里“文化人”都夸展出的字写得好,很大。

书法之美是以尺幅大小论的吗?若论尺幅大小,《兰亭序》《祭侄文稿》《黄州寒食诗帖》,三希堂里的三件宝贝还算书法吗?

你见过时装是论斤卖的吗?

这件时装很美,重!

乐活人生

不做懒虫

人老话多



不做懒虫

真是应了那句俗语“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”。年轻时,因为性格比较内向,我不太喜欢和人说话,公开场合能少开口就尽量闭嘴,用妻子的话说,我就是“三天蹦不出一句话来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哑巴”。现在人年纪大了,脸皮厚了,没话也要找话题,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,但凡遇上不说上两句,心里就憋得慌。

今天早晨看到一农村老太太在路边卖菱角,就问老太太多少钱一斤,回答说是三块,又问是不是老菱,老太太说:“必须是啊,嫩的我已经挑出来了,我儿子就喜欢吃嫩菱角,生吃,可甜了。嫩的我会带回去给他吃。”我笑着说,你的宝贝儿子多大了?你还把他当惯宝宝养?老太太说:“我儿子今年虚岁60了,岁数再大,在我眼里也是小孩。”我觉得这个老奶奶有点意思,接着聊:“老人家,你今年多大了?有没有70?”她儿子虚岁都60了,她怎么可能才70,我在逗她玩呢!老太太笑了:“我今年已经80了,上个月过的生日,我儿子在大饭店摆了30多桌哩,场面可热闹了!”我说:“你老人家福气真好,为啥不在家享清福还要出来卖菱角呢?”“还能动动手脚,哪能要儿孙们的钱呢。再说了,我自己挣的钱用起来也心安理得啊。对了,等会儿付款你最好用现金,我这个二维码是我孙媳妇的,我没有手机。你给我现金,我看得见摸得着,以后积少成多,可以拿出来给孩子们包压岁钱。”她对我说。谈话期间,围过来好多人,我赶紧称了两斤菱角,现金付完款,匆匆离开。

我正低头走路,老太太追上来:“我一直在喊你,你头也不肯回一下。”我疑惑不解看着她。她喘着粗气,举起手中的菱角:“你菱角忘了拿了。”

唉,怪就怪我这张嘴,一张嘴就没完没了,还差点耽误事儿,空手而归。

本版投稿方式

邮箱 jhwbpqy@163.com
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
请附上
微信名、
头像图
片和通
联方式。

